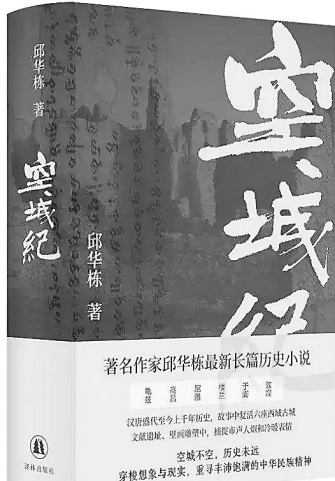




书本里的丝绸之路

新西部 新视角 新叙述

□ 金新辉



阳关脚下桃花开 王斌银

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新南方”已逐渐汇聚成一股强劲的潮流。与此同时,西部的文学创作也在悄然完成自身的美学变革。这一文学现象也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正尝试提出“新西部”的概念。邱华栋的最新力作《空城记》,无疑丰富了“新西部”写作的文学版图。该书以西域六座古城为支点,通过文学想象与历史考古的互文,构建了一部跨越时空的“新西部”精神史诗。这部作品不仅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范式,更以独特的石榴籽结构和第一人称叙事视角,重塑了汉唐盛世的精神特质,展现出多元交融的美学风格,更进一步呼唤着“新西部”写作的出场。

不同于传统西部文学塑造的西部形象,《空城记》书写的是一个全新的西部,一个历史的西部和文化的西部。伴随时代的发展,西部迎来了经济与文化的双重腾飞,尤其是西部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与时代意义在不断凸显,西部这块文化高地理应被重新发现。在这样的时代诉求下,西部的作家纷纷转向了西部的历史文化写作。像刘亮程的《本巴》,叶舟的《敦煌本纪》《凉州十八拍》,徐兆寿的《西行悟道》《补天:雍州正传》等文学作品,都试图从不同侧面书写西部的历史文化、文明交流与民族融合。

《空城记》旨在从古城之上重构西部文明,作者选择了一种别致的书写方式,即在严谨的历史考据与恣肆的文学想象之间,开辟出了历史书写的第三空间。作者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基础,结合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将这些西域古城作为历史原点,在过往的岁月烟云中,创造出鲜活的人物与故事。在《尼雅四锦》中,作者以精绝古城为中心写下了四个情感真挚的故事。除此之外,作者还以同样的方式在《高昌三书》《楼兰五叠》《于阗六部》《敦煌七窟》中书写着属于每一个古城的独特历史故事,它们共同编织成一张西域文明的立体网,让历史呈现出多声部的复调状态,一个由汉唐王朝苦心经略的和平与战争并存、文化与艺术交融,拥有辉煌灿烂文明的新西部形象呼之欲出,这无疑颠覆了传统西部文学中的西部形象。

特别令人赞叹的是,作者还在这部小说中采用了极具创新性的叙述方式,即石

榴籽的叙述结构和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空城记》的结构形态整体呈现为一种倒金字塔结构,从塔尖的《盛代元音》到塔基的《敦煌七窟》,共同聚合成一部长篇小说,但同时又嵌套着六部中篇小说和三十部短篇小说。内容与形式构成了一部文学作品的全部,不论什么样的文学内容都需要一定的形式将其组织起来,而邱华栋为《空城记》的故事内容寻找到石榴籽的叙述结构,则真正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种叙述结构既是碎片化的又是整体性的,其碎片化主要体现在每个故事都是独立的,当阅读这部小说时,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故事读起,这不仅契合数字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又暗合西域历史层积断代的本质。而其整体性则体现在,这些独立的故事又有像汉琵琶、牛角、铁鸟等关键器物抑或道具将其串联起来,甚至形成了闭环,最终为“空城”作记立传的深刻历史主题而服务。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使读者能够在历史时空中任意穿梭。小说中的“我”既是

作者自己,又是历史人物或器物,同时读者也可以将自我代入叙事中。叙事者可以是史公主、班勇、白明月、细眉公主等真实或虚构的历史人物,还可以是一匹于阗花马、一封粟特文书等。此种灵活切换的叙事方式,让历史人物吐露心声,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增加了历史叙述的真实感和温度感;让历史器物开口说话,叙述它们的所见所闻,赋予沉寂的历史以鲜活的生命。从深层次上来说,这种第一人称的叙事逻辑,就是作者通过文学想象重新回到历史现场,与这些历史人物完成了穿越时空的对话,探寻历史人物隐秘的情感与历史器物背后的心声,再将这些情感和心声借由历史人物和器物之口叙述出来,真正实现了作者、叙述者和历史人物、器物的合一,将千年时空折叠于同一叙事平面上,完成了对西域波谲云诡历史的书写,更完成了对这些古城的历史情景化的复原。

如果说新的西部书写和新的叙述方式是《空城记》的外部表现,那么新的精

神特质则是这部小说的内部精髓。“空城不空生新城”是这部长篇巨著的一个书写目的,但如果只将“生新城”简单地理解为是对这些古城的重构则太过浅显,这里的“生新城”更多的是一种为了家园和平而开拓冒险、包容交流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表达与新历史主义强调主体意识的介入相耦合。“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要求历史叙述应结合现代意识,而《空城记》的现实感则主要体现在对当代社会议题的关照之上。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不仅讲述历史故事,还在讲述现代故事,如现代的“我”对汉代琵琶的执着寻找;对交河故城的寻访;对尼雅废墟的考古;远赴楼兰故城探索干尸;在约特干捡拾玉石;在敦煌莫高窟中与洪辨法师对话。其中与洪辨法师对话的故事,作者叙述得尤为精彩,通过奇幻的历史影像,不仅为现代的“我”解开了诸多历史谜题,更重要的是守护敦煌的那些历史人物所承载的执着精神和信仰深深地触动了“我”,最终“我”和赵娉婷手拉手,仿佛“受到某种召唤,将在敦煌度过一生”。

书中这些发生在西域的现代故事均充满着神秘色彩,现代的“我”与历史中的人物发生了神秘的交集,小说中的解忧公主、班超父子、细眉公主、比龙、简牍等历史人物和历史器物,不再是史书中的符号,而是承载着开拓进取、包容交流、热爱和平、坚韧不拔等精神的化身,他们所承载的精神在与“我”发生交集的这一刻完成了从历史到现代的接续。作者在后记中鲜明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作品要表达的主题。”这也是《空城记》所承载的题中之义。

《《空城记》,邱华栋著,译林出版社出版。本文系2025年甘肃省高校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敦煌的影视化再生研究[项目编号:2025CXZX—291]的阶段性成果)



春到鸣沙山 唐小艳



纸上书店

《中国五千年思想小札》

朱刚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选取近百位先贤富有启发性的思想片段或言论,既有人类命运或历史发展的独特思考,也有在面对具体事件、具体现象时做出的创造性应答,包含文史哲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领域。作者不仅阐发了这些思想的精要,还以现代视角阐释了五千年中国思想文化的精髓。

《高效玩转 DeepSeek》

刘典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这是一本深入介绍 AI 运用的学习指南,旨在帮助读者快速掌握 DeepSeek 的强大功能,提升工作和学习效率,拓展 AI 应用能力。全书分为“认知篇”“基础篇”“进阶篇”三大部分,不仅详解了 DeepSeek 的核心功能,还有丰富的实践案例和操作指导,助力读者在办公、写作、编程、数据分析等领域实现智能化提升。



滴水藏海

编辑的四苦四甘

□ 徐海

编辑是个古老的职业,某种程度上,书籍的历史有多长,编辑的历史就有多长。从抄本到批量印刷再到数字化海量投放,当作者身份与发布者身份分离时,编辑的作用与地位便开始确立。今天,无论是纸媒还是数媒,只要读者读到的是众多复制品中的一份,那大都是经过了编辑之手;人们以为看到的是作品,实则看到的是经过编辑这只“看不见的手”编辑加工后的“商品”。作者或因作品而伟大、传世,或因作品而被讽刺、被差评,而编辑则常常被忽略、被遗忘。所以,在我国,编辑的角色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形象比喻。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甘苦,有些是甘多苦少,有些是甘少苦多;有些能苦尽甘来,有些往往是苦尽苦还来。但世界上似乎没有只苦无乐的行业,也没有只乐无苦的行业,只是苦乐不均而已。

编辑也不例外。要说编辑的苦,大概有四。一是工作单调。人们误以为出版单位编辑很幸

福,因为编辑有很多书可以看。实则不然。看书人是喜欢的书就看,不喜欢的书就不看,可以看一半就扔掉,也可以看两页就扔掉。但看书稿不是,因为看书稿是你的任务,必须完成。青灯黄卷,漫漫长夜,编辑有时需花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编辑完一部或一套书稿。“看书稿”是通俗的说法,准确地说“书稿加工”,其实与工业品加工有相似之处。二是收获与付出有时并不匹配。很多学术著作、科学著作、古籍整理出版后,因为发行量少,经济效益不佳甚至亏损,与编辑付出的心血完全不成正比。基于出版行业对社会效益的追求,这些书稿仍需出版。编辑投入大量心血,回报很少。三是压力大。即使历经严格的三审三校流程,有时候也难以确保书的内容毫无差错。三审三校只经过数人之手,却难以逃脱成千上万的读者之眼。最后,现实中很多编辑终其一生,也只能停留在普通编辑岗位。

不过,只要你是位用心做事的编

辑,也会体会到自身和行业的很多乐趣。首先,编辑能够结识众多作者。很多作者智慧非凡,编辑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可深切领略到他们身上强大的创造力和优秀人格。套用钱锺书的说法就是,编辑既吃到了鸡蛋也看到了母鸡。其次,很多书传承百年千载,责任编辑之名永刻书上,编辑便有幸与作者一同不朽。再次,当书籍发行顺利、畅销热卖时,出版社在取得很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还可以创造令人吃惊的经济效益,促进了图书市场繁荣,提升了文化产业发展,带动了就业。而且,作者和编辑同样都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古今中外出版史上靠版税致富的作者,以及因图书畅销而显著提高收入的编辑不胜枚举,这大大提升了编辑的生活幸福感。编辑的最后之乐,当来自读者。很多编辑都有这样的体会,当自己所编图书受到读者的好评乃至追捧时,其乐趣有时候并不亚于作者。

(摘自《人民日报》2025年4月7日)

青年诗人亮子的诗集《西汉水诗章》,被陇南市委宣传部选编入“陇南市青年作家诗歌集”。

诗集中,作者以考古学家的耐心与游吟诗人的赤诚,将西汉水流域的文明碎片熔铸成诗意的金箔。这部四辑结构的诗集不是简单的线性叙事,而是一场以河流为经线、以文明为纬度的精神考古。

在第一辑“西犬丘·秦人之声”中,作者让青铜编钟的韵律在现代汉语中鸣响。当“秦公簋的纹饰在诗行间游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器物本身的青铜光泽,更是《诗经·秦风》基因密码的显影。诗人将苹果花的呼吸与青铜器的锈迹嫁接,创造出独特的时空嫁接术——那些粉色的花瓣既是当代陇南的物候标记,也是先秦诗三百的原始韵脚。

在第二辑“七夕·西和乞巧女儿节”中,作者将乞巧仪式还原为女性生命经验的集体叙事。山歌对唱不再是民俗表演的符号,摘花椒女子被阳光晒红的指尖、耕地汉子脊背滚落的汗珠,都在情歌的褶皱里沉淀为文化基因。

第三辑“陇蜀古道”呈现了作者独特的空间诗学。当“高铁的银色箭头穿透李白的蜀道”,诗人并非在进行简单的今昔对比。机场鲲鹏般的剪影与青泥岭的古道形成超现实叠印,这种时空蒙太奇揭示出:每个时代的交通方式都是刻在文明肌体上的新鲜刺青。作者邀请李白杜甫“挥毫写下新的诗篇”,实则是召唤古典诗歌精神的焕新。

“犀牛江两岸我的故乡”作为终章,将宏大叙事收束为个体生命的呢喃。外婆坟前的柏树、舅舅的窑洞、白云悠悠的夏天等,这些私人记忆的碎片在犀牛江水中折射出心灵的光泽。作者笔下的“干净云彩”实则是农耕文明的精神图腾,当他说“祖祖辈辈只做一件事”时,道出的正是河流文明最本质的生命哲学——像水一般向前却始终保



甘版图书

一条流淌在诗行中的河流

□ 王东祥

有源头记忆。

这部诗集最动人的地方,在于西汉水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流动的文化因子。那些在诗行间跳跃的星光,既是先秦先祖篝火的暖意,也是机场跑道指示灯的诗意变形。在这个意义上,《西汉水诗章》完成了对“母亲河”概念的哲学升华——它不再是简单的哺育者形象,而是文明基因的螺旋体,在每一朵浪花里都折叠着整个流域的集体记忆。

《《西汉水诗章》,亮子著,陇南市委宣传部编,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评

寻美与审美

□ 吴继磊

何谓“寻美的批评”?批评家谢有顺在引述现代文学大家李健吾的观点时指出,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而最好的批评是既不溢美,也不苛责,维护批评尊严,不以贬低写作者地位为代价,要有与写作者对话的态度。青年批评家陈劲松的文学评论集《寻美的批评》,无疑彰显了“批评之美”:“这种批评本身,就带有‘写作’的成分,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是美文。”此即寻美批评的旨归。

作为一部“从个人体验出发、彰显普遍人性的随笔式的自由批评”作品,该著从两个方面体现了作者的批评品格,一是寻美而不隐其疵,二是审美则依从本心。何为寻美而不隐其疵?“寻美的批评”虽有别于“求疵的批评”,却也不应当“从作品本身出发,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在审视中解读,在解读中升华”——既寻美又不隐疵。正如他在引言《好评批评家的标准是什么》里写道,“尊重作品,无论何时,文本第一。不虚妄,不武断,不偏狭,不捧杀,不自以为是,不人云亦云”。

寻美旅程中,陈劲松以扎实的理论素养、敏锐的艺术感觉,洞见复杂文本背后的人性幽微和精神特性。以《从生存困境中寻求精神突围——王威廉小说论》为例,他通过对王威廉系列小说的文本细读,深入文学肌理,精准把握蕴含其中的人性之美;王威廉“始终将笔触伸向人性深处,对人之生死与悲喜充满了形而上的界限,字里行间渗透着浓厚的哲学意味”。既发现了美好背后的苍凉,又将生活世界置于不灭的光照之下,“两者兼顾,这也是其作品显得成熟而又引人深思的重要缘由”。

如果说寻美是探寻美的精神旅行,审美就是感知美的内心体验,两者未必有分明的界限,但审美更强调凝视谛听、心领神会。“寻美的批评”需要独到的寻美眼光,也呼唤卓越的审美能力。审美能

力从何处来?——来自渊博的学养,不然如何旁征博引,从文学到哲学游刃有余。来自潜心地阅读,不然如何洞察秋毫,从细节到宏旨一网打尽。亦来自天赋和经验,否则难逃人云亦云、落入窠臼。

不盲目迎合市场、不谄媚作家、不邀宠读者,让一切艺术感受依从本心、发自肺腑、溢于毫端,这既是《寻美的批评》给我的启示,也是陈劲松的批评姿态。他尤其追求像巴金先生那样说真话,对自己负责,对作家负责,对读者负责,乃至对文学、对时代负责。在他笔下,常能读到依从本心的判断:“我心目中的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语言追求精雕细琢,细节注重准确传神,故事演绎引人入胜,人物塑造鲜活生动,叙事从容,想象力丰富。”也能读到依从本心的诤问:“盛唐诗歌毕竟经过了历史的检阅,才有了那些传诸后世的千古绝唱。若真要拿当下诗歌与之相较,再等一千年如何?”还能读到依从本心的坚守:“任何时代,好的批评家和好的作家一样,无论身处何地、遭遇何境,都会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坚守自己的立场和灵魂。”这些铿锵有力的观点,无疑是他文学价值观的真实写照。

“好的批评家,当以好的读者和作家这双重身份来予以自律、自勉,并当以毫无功利心地发现好作品、好作家为己任。”在“寻美的批评”这条漫漫征途上,愿作者早日成为他所期待的那种“好的批评家”。

《《寻美的批评》,陈劲松著,花城出版社出版)

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取得联系的作者,敬请与本版责任编辑电话联系,以便我们为您付酬。